

九七科委优秀学术著作出版补贴基金资助项目

战国纵横家书论考

孟庆祥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弁 言

战国风云激荡二百余年，留存大量史籍。然自秦火后，六国简帛庶几尽毁，惟存《秦记》，后亦散佚。司马迁撰《史记》，广搜战国史料；刘向辑《国策》，泛录纵横家言。其意尽在爬罗剔抉秦火余烬，收集整理散编传闻，以补缀战国史事阙失。其虽去古未远，所述已损原迹，甚而至于面目全非。

余久苦于战国文献难徵，曾不耻鄙陋，十年前有《战国策译注》问世，其间亦决意整理一九七三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之战国帛书。

此帛书当时整理小组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并予拼接、释文、标志、简注。拙著以此为底本，并参酌帛书影印件及秦汉典籍三十余种，加以论说、考辨、通解。原文所用标志一仍其旧：

（ ） 表示异体字、假借字，随文内注本字。

< > 表示错误字，随文内注正字。

○ 表示原已涂去或废弃字。

□ 表示不可补出之残缺文字。

[] 表示可以补出之残缺文字，随文内补原字。

此帛书凡二十七章，其中十一章复见于《战国策》、《史记》，另十六章属失传佚书，大部分篇章为司马迁、刘向之所未见，具有弥足珍贵价值。

余撰《战国纵横家书论考》历尽艰辛，因学识浅薄，常为一字之索解，或一事之考辨，耐得半宵苦寒。去年突发

冠心病，精力渐觉不支，竟如王嘉所记浮提国佐老子撰《道德》之善书者，常通宵达旦，以血代墨，以膏为烛，仍笔耕不辍。而今《战国纵横家书论考》终可付梓，敝帚自珍，野芹敢献，以就教于方家正之。

一九九九年十月六日

孟庆祥于一粟书屋

目 录

《苏秦谓燕王章》史事系年考辨	1
《战国纵横家书》简注商兑	9
苏秦自赵献书燕王章	16
苏秦使韩山献书燕王章	19
苏秦使盛庆献书于燕王章	21
苏秦自齐献书于燕王章	25
【附录】战国策卷第三十 燕策二	30
苏秦谓燕王章	31
【附录】战国策卷第二十九 燕策一	34
史记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36
苏秦自梁献书于燕王章（一）	38
苏秦自梁献书于燕王章（二）	40
苏秦谓齐王章（一）	42
苏秦谓齐王章（二）	46
苏秦谓齐王章（三）	48
苏秦自赵献书于齐王章（一）	50
苏秦自赵献书于齐王章（二）	53
韩鬻献书于齐章	58
苏秦谓齐王章（四）	60
须贾说穰侯章	65
【附录】战国策卷第二十四 魏策三	70
史记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71
朱己谓魏王章	73
【附录】战国策卷第二十四 魏策三	80
史记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82

谓起贾章	84
触龙见赵太后章	90
【附录】战国策卷第二十一 赵策四	94
史记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95
秦客卿造谓穰侯章	97
【附录】战国策卷第五 秦策三	100
谓燕王章	101
【附录】战国策卷第二十九 燕策一	104
史记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105
献书赵王章	107
【附录】战国策卷第十八 赵策一	111
史记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112
谓陈轸章	114
【附录】史记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117
虞卿谓春申君章	118
【附录】战国策卷第十七 楚策四	120
战国策卷第二十六 韩策一	121
公仲伾谓韩王章	122
【附录】战国策卷第二十六 韩策一	125
史记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126
韩非子卷第三 十过第十	127
李园谓辛梧章	129
见田骈于梁南章	132
麋皮对邯鄲君章	139

《苏秦谓燕王章》史事系年考辨

自秦皇一并天下，尽焚六国史书，后代考战国史者常常苦于文献难徵。虽有《史记》、《战国策》传世，然而其所记战国史实多有错误。近年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是一部弥足珍贵的战国史料，为司马迁和刘向之所未见。全书共分二十七章，其中十一章可与《史记》、《战国策》对勘，另外十六章为久已失传的古代文献，此书前十四章中，除第十三章标明“韩景献书于齐”外，其余皆为苏秦的书信和谈话，它为考证苏秦的生平思想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下文仅就帛书第五章《苏秦谓燕王》章，对苏秦初入燕时的系年和思想活动试作考释。

在旧有文献中，此文复见于《史记·苏秦列传》和《战国策·燕策一·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章、《战国策·燕策一·苏代谓燕昭王曰》章。以上三篇旧文献都比帛书第五章详细完整，其中有些文字大同小异，以此可证四篇文章同出一源。但各篇文字出入很大，内容、人名亦因之而异。为此，须先考订系年问题。

先谈《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章，鲍彪注为燕文公元年，周显王二十七年，并云“《秦传》有而略”。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正》云：“此与后章《苏代谓燕昭王》同，惟中一段彼言燕欲伐齐事为异，记者或有差互，不可考也。”林春溥《战国纪年》及顾观光《国策编年》系此章于周赧王三十七年。于鬯《战国策年表》系周显王三十六年。以上诸说均误。马雍先生在《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的年代和历史背景》一文中，考证甚为详明，他批评说此章及《史记·苏秦列传》“均作苏秦与

燕易王的对话，内容与谋齐无关。”如果我们以帛书第五章与之互校，可证《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章》实为苏秦与燕昭王策划破齐之论，事当在周赧王十五年，至于其文中之错乱乃是传闻有误，或经后人妄予窜改所致。

再谈《苏代谓燕昭王曰》章，鲍彪注为燕易王元年，周慎靓王元年。顾观光《国策编年》系此章于周赧王二十九年。于鬯《战国策年表》系周赧王二十七年。马雍先生在《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的年代和历史背景》一文中说：“这位进言者应为苏秦而非苏代，苏代不曾为燕昭王出谋划策破坏齐国，帛书这十四章中别无一字及于苏代。”又说：“这次谈话是苏秦首次向昭王建破齐之策，在谈话之后，苏秦即有赴齐之行。这是苏秦奉昭王之命第一次去到齐国从事反间活动，其年代为公元前300年。”以此章与帛书第五章互校，有八处文字大体相同。既然帛书已于西汉初埋没地下，可证此二文定然同一起来源，惟帛书第五章后有脱文。

最后谈《史记·苏秦列传》，其材料来源多系《短长》、《修语》一类“权变”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游说之士学习纵横术的“脚本”，其中涉及苏秦事迹者，有的出于传闻，记述自有出入；有的经人恣意杜撰，根本不顾及历史真实。这些材料可以凭信者十无一二，司马迁在立传时，已有“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之叹。传中有许多地方与《战国策》及先秦典籍的说法相互抵牾，更何况司马迁以为苏秦死于燕王哙时。因此可以说司马迁的《苏秦列传》竟类似一篇传奇，其所系年，不足为据。

结论，依据各家战国年表及近人考论，可以认定苏秦是在燕昭王12年初入燕，同年下半年受昭王反间之命，第一次由燕赴齐。《战国策·齐策三》载孟尝君与刚即位的齐湣王发生矛盾，准备入秦，经苏秦劝阻，孟尝君乃止。此可证齐湣王

二年(公元前 300 年)的六、七月苏秦已到齐国。《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燕王章》的谈话,应是此时的实录。又据帛书第四章《自齐献书于燕王章》有“臣受教任齐五年”等语,可证苏秦在齐停留五年之后自齐返燕。

细读帛书第五章原文,有两个问题须进一步研究:(1)原文未标明此燕王为哪一代王?进言者系何人?(2)原文起语突兀,前似有省文。章末语意未完,其下显然有脱文。

此章内容较为空泛,又缺少可以断代的根据,如果以上述三篇同源文对勘,即可发现其原貌应与《战国策·燕策一·苏代谓燕昭王曰章》基本相同,理由如次:帛书前十四章原为一个系统,也可能是《汉书·艺文志》提到的《苏子》残卷。除第十三章标明“韩曼献书于齐”外,其余各章全未标明进言者人名,且内容联系极为紧密,处处围绕一个中心。只要稍加分折,即可发现作者的用语习惯,写者的字体构成,完全一样,因此可以断定前十四章出自一人之手,而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章,文中又都有自称“秦”、“臣秦”、“苏秦”的证据,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断定这位进言者即是为燕昭王反间的苏秦,而非苏代。上文已经说过,苏代未曾为昭王出谋划策赴齐反间,况且帛书前十四章无一处提及苏代,至于《战国策·燕策一·苏代谓燕昭王曰》章写作苏代,可以肯定是错误的。

再者,就帛书第五章的内容上看,进言者的议论中心侧重于“自复”和“进取”两种相反的精神。“进取”是指积极扩张领土,不可固步自封;“自复”是指收复旧有领土,知足而止。齐破燕时,社稷遭毁,几近灭亡。燕昭王即位后,承燕破败之余,开始选贤任能,蓄积力量,以图报复。进言者力劝燕王不要以“自复”为满足,而应积极“进取”,这显然是对燕昭王说的话。《史记·苏秦列传》和《燕策一·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章以为燕王乃燕易王是错误的,试想假使是对燕易

王说的，苏秦之议岂不成了空话！

因此说，帛书第五章应当是苏秦同燕昭王的谈话，内容与策划谋齐有关。

下边谈帛书第五章的脱文问题，以《战国策·燕策一·苏代谓燕昭王曰》章和帛书第四章《苏秦自齐献书于燕王》章做对比，可以恢复其原貌，补足脱落部分。

苏秦在批驳“自复”，肯定“进取”精神之后，又论述了“善为事者”和“不能为事者”两种人的差异。就在这时，他估计自己的政治设计已是水到渠成，突然指出：“今王有东向伐齐之心，而愚臣知之。”苏秦清楚知道燕昭王经过十二年的准备，国家已恢复元气，虽早已有攻齐之心，但燕国毕竟不是强齐的敌手，所以昭王的攻齐打算绝不肯轻易吐露，因此苏秦主动挑起话头，竟使燕昭王猝不及防。“王曰：‘子何以知之？’”这话实际上已是不打自招。苏秦看到时机已经成熟，立即抓住问题关键，指出了齐国虽然强大，但燕国只要采取“西劳于宋，南罢于楚”的方策，那么“齐军可败，而河间可取”。自苏秦第一次赴齐反间之后，他始终遵循这个弱齐、灭齐的方针。燕昭王听从了苏秦的议见，十分高兴：“吾请拜子为上卿，奉子车百乘，子以此为寡人东游于齐。”

苏秦看到游说已经成功，自己终于获取了展示才华，实现理想的机会。但是，这时的苏秦早已不是帛书二十二章所记述的那个拜见陈轸还得立于门外的初涉纵横的年轻人了，他知道“众口造言”的恶毒，再说燕昭王满口“忠信”的言辞，如果不有言在先，不但救世扶危的理想无法实现，自己的性命也难以保证。于是他说：“王之论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见罪于左右。”这实际是逼问昭王在新的斗争环境中怎样认识“忠信”这个传统的道德观念，如何禁绝臣下的嫉谗。这种忧虑正是帛书第四章中的那句话：

“臣之行也，固知必将有口，故献御书而行。曰：‘臣贵于齐，燕大夫将不信臣。臣贱，将轻臣；臣用，将多望于臣。齐有不善，将归罪于臣。天下不攻齐，将曰：善为齐谋。天下攻齐，将与齐兼弃臣。臣之所处者重卵也。’”

最后一部分是苏秦讲了一个寓言性的“佯僵弃酒”的故事，这个故事尽见于上述三篇同源文。结合旧有典籍来看，苏秦很喜欢以寓言故事说明问题，这实际正是战国文风。

经过苏秦这一番口辩，终于得到了昭王一句许诺：“期于成事而已，万事无不可为。”（参见帛书第四章）这时苏秦才说：“臣请行矣，愿足下无制于群臣也。”

下边试析帛书第五章《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燕王》章。公元前314年，愚腐的燕王哙联合楚、三晋攻秦，不胜而返。不久让国于其相子之，剥夺太子权事。子之继任三年后，太子平举兵谋反，终于酿成燕国内乱。齐宣王乘机发动五都之兵攻燕，燕王哙与子之俱死，宗族奔亡，燕国几乎全部覆灭。公元前311年，公子平即位，是为燕昭王。昭王即位之后“卑身厚币”以招纳四方贤者，养精蓄锐，增强实力，欲以报齐之仇。在最初十年中，齐宣王尚在，齐强秦弱，昭王无隙可乘，卧以待时。公元前300年战国已进入一个大动乱大变革的关键时期，各诸侯国全都箭在弦上，一场席卷天下的大厮杀正在蕴酿中，当时齐秦为东、西两个强国，燕国在这个血腥的夹缝中随时有被剪灭的可能。苏秦就在此时入燕，帛书第五章即是苏秦初入燕时与昭王谈话的实录。此时齐宣王已死，齐湣王继位二年，已与其相孟尝君发生了矛盾。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燕王》全文279字，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苏秦与燕昭王的试探性对话，第二部分是苏秦纵论选贤治国之道。第二部又可分为三层，第一层说明自古流传下来的礼仪制度已无法挽救当今的危世，第二层表明

自己的进取精神，第三层议论“自复之术”只能误国殃民。

二百余年的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动荡大改变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以强劲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奴隶主贵族阶级已经开始全面崩溃。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必然引起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一些有为之士已经认识到礼仪制度和传统的道德观念无法主宰这个颓败的世界，更不能挽救这个沧海横流的时代。

文章开头有一段关于对传统道德观念看法的议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燕昭王虽有攻齐之心，却没有正确地治国选贤之法，他仍然怀抱着陈腐的观念，不相信苏秦是“忠孝仁义”之臣。而苏秦却认为在这个干戈纵横的时代，如果还抱着这种想法，只会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不足以益国”。并说：“臣以信不与仁俱彻，义不与王皆立。”此句《战国策》作“臣以为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似误！这样会使前后语意脱节。“仁”字疑当作人。苏秦的意思是劝谏昭王以新思维来迎接现实的挑战，立大志向去开拓自己的疆域，以致完成统一大业。这是全文的第一部分，原文前似有省文，可能昭王见到苏秦后别有微辞，不然苏秦不会突然说：“今日愿藉于王前，假臣孝如曾参，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即有恶臣者，可毋惭乎？”那么，苏秦是不是全面否定“信义”呢？苏秦说：“胡为不可？人无信则不彻，国无义则不王。仁义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自复之术，非进取之道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苏秦仍然相信“忠孝信义”是美德，他只是说时迁世变，如果不能使用适应现实斗争的治国方策，一味举着祖宗的牌位不放，必将处处挨打，当然更谈不到伐齐。苏秦的话里还有另一层意思，他相信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只有用阴险的计谋和无情的杀伐才能改变燕国的处境，实现自己的理想。

苏秦，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论辩中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观点，对旧有的思想体制大胆地予以唾弃，扯起

了以谋略、强权征服天下的旗帜，这既充分表现了他冲决陈腐“圣德”的魄力，同时也可以使我们看到新兴地主阶级在刚刚站起来的时候，身上就带着浓重的伪诈性和血腥味。

历史事实是强有力的佐证，苏秦说：“三王代立，五伯蛇政，皆以不复为其常。若以复其常为可王，治官之主，自取之术也，非进取之路也。”用以说明古代三王相承而各立新法，五伯相继而共图新政，任何固步自封的势力都将自取灭亡，在历史的长程中，只有“进取”才有前途。

接着他有力地宣称：“臣进取之臣也，不事无为之主也。”独特的个性，鲜明形象，都在这句最强音中表现出来，它充分显示了一个两千三百年前的纵横家在诸侯大兼并的时代里所具有的政治抱负和积极进取精神。

刘向在《书录》中称道战国纵横家说：“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能，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以苏秦的聪敏，他早已窥透燕昭王的用心，于是抓住了燕昭王埋在心底的攻齐复仇的心理，继续说：“自复而足，楚将不出沮漳，秦将不出商于，齐不出吕隧，燕将不出屋注，晋将不逾太行，此皆以不复其常为进者。”

帛书第五章至此完，以下脱落部分可参读前文。

帛书第五章《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燕王》章所记，是苏秦首次向燕昭王建破齐之策。过后不久苏秦即开始赴齐为燕进行反间，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活动。自此之后又有一系列活动，唆齐攻宋，以挑动秦楚伐齐；恶齐赵之交，以使齐陷入孤立困境。直至公元前284年，燕昭王赴赵见赵王，乐毅率五国之兵伐齐之北地时，苏秦为燕反间才完全暴露，结果苏秦被齐王车裂而死，其时年约五十多岁。

苏秦为燕反间，在公元前三世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当时齐秦作为东、西两帝，几乎是势均力敌的。自

从燕攻破齐国，夺取七十余城后，齐国就衰弱下去，这在客观上为秦国控制六国，统一天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评价苏秦，我们可以说苏秦的活动，关乎着一个时代命运，以及未来历史的走势，这是尤为重要的。

《战国纵横家书》简注商兑

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大批帛书，其中一种经帛书整理组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并有释文、简注本行世(以下称《简注》)。此帛书史学价值极大，它保存了已被掩埋两千年之久的真实可信的有关苏秦的资料。全书共分二十七章，前十四章为一组，当是从一部有系统的原始的苏秦资料中辑录出来的，这部资料很可能就是《汉书·艺文志·纵横家》中提到的《苏子》。另外，第二十章、第二十二章，也应属早已散佚的苏秦游说辞，不过此二篇应是出自另一个系统。

我近二年在撰写《战国纵横家书校释》过程中，发现《简注》存在一些纰漏，下面仅以六篇苏氏游说书辞为例，按其行事系年之次第，逐篇加以考订，以就教于方家。

第二十二章 苏秦谓陈轸

此章当系公元前312年，为苏秦早期政治活动时遗存的一篇游说辞，复见于《史记·田齐世家》，作“苏代谓田轸”。田轸，即陈轸。田、陈二字，因当时方音而通用。帛书虽未题说者姓名，但文中说者自称“今者秦立于门”，足证《史记》作苏代之误。

“煮枣将榆，齐兵有进”

《简注》云：榆，疑当读为渝，《尔雅·释言》：“渝，变也。”此指煮枣战争将起变化。

按：《简注》榆字，通“渝”，误。煮枣本魏地名。其时齐兵将攻之，存亡乃旦夕间耳。故《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煮枣将拔，齐兵又进。”榆，当通“霁”。《正字通·穴部》：

“爵，穴墙曰爵。”此喻指攻破城邑。有，即义。“有进”下逗，当改为句断。

“南割于楚，敌地必尽”。

按：标点失误，当为“南割于楚，敌地必尽。”

“胃秦曰：‘[请与韩地而王以]施三川’，”

按：胃，即谓。标点失误，当为‘[请与韩地而王以]施三川。’

“韩欲地而兵案，声，□发于魏，魏是(氏)□□□□□□□□”

按：据上文，欲得此地者非韩氏一家，故“韩”上当补“秦字”。“声”下逗当省。脱一字，可补“威”字。下脱八字似可补“欲不失齐楚有资矣”。《田敬仲完世家》“秦韩欲地而兵有案，声威发于魏，魏氏之欲不失齐楚者有资矣。”可证。

第五章 苏秦谓燕王

此章当系公元前 301 年，复见于《战国策·燕策一》之“人有恶苏秦”章、“苏代谓燕昭王”章，以及《史记·苏秦列传》。苏秦第一次由燕赴齐，再由齐返燕，居齐共有五年。其间，齐宣王已死，湣王即位。孟尝君始执政，政治上出现倒退。

“仁义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自复之术，非进取之道也。”

《燕策》苏秦章云：“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鲍注：“覆，犹庇护也。自护其名。”

《燕策》苏代章云：“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

《苏秦列传》云：“臣闻忠信者，所以自为也，进取者，

所以为人也。”

《简注》：复，《燕策》苏秦章作覆，义同。自复是保守复旧。《燕策》苏代章自完。

按：帛书二“为”字，及上举三篇皆无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随部》：“为，假借为伪。”为，当通“伪”，伪饰、装饰之义。正应合上文“臣以信不与仁俱彻，义不与王皆立”。如此解则文义豁然开朗，上下贯通。“为人也”下句号，应改为分号。战国时，礼崩乐坏，人多伪行。更何况此解亦符合苏秦思想中批判儒教之本义。

“自复”，《燕策》苏秦章作“白覆”，意谓自我回复古礼故地。《周易·乾》：“终曰乾，反复其道也。”王弼注：“复，作覆。”阮元校勘记：“《释文》复，本亦作覆。”复、覆二字古多通用，帛书此下共六“复”字，义皆同，可证。至于鲍注覆曰“庇护”，《苏秦列传》改作“完”，皆误。

第九章 苏秦谓齐王(一)

此章当系公元前 289 年末，苏秦第二次由燕赴齐之前夕所写书信。时值秦昭王派魏冉致帝号于齐，三晋闻风已有去齐归秦之心，故苏秦此来乃为燕谋齐。

“今南方之事齐者多故矣，是王有忧也，臣何以不亟来。”

《简注》云：南方，主要指赵国。故，变故。

按：其时，秦昭王派魏冉致帝号于齐湣王，约秦为西帝齐为东帝，天下为之震恐。故“南方当指赵、魏、韩、楚诸国，而楚尤惧。帛书中有五章述及此事。“不亟来”下句号，当改为叹号。

“缙子之请，贵循也，以自为也。口公听之。”

《简注》云：缙当是异体，此处借作管。管子似指管仲。《说苑·尊贤》：“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

贵。桓公以为上卿。”

按：□，脱文，当为桓字。《说苑》所引管子之语其意颇隐，管仲非为已谋利者明矣。“贱不临贵”之制终使齐国力衰落，齐桓公深会其意，故而“听之”，终于造成一幕君臣欢合成就霸业。“贵循”意谓无论贵贱皆可因功而依次晋升高位。苏秦在此借用管仲故事以求齐湣王重用。《简注》断句有误，“贵循”当属上读。应断为“管仲之请贵循也，非为已也，桓公听之。”

第二十章 苏秦谓燕王

此章当系公元前 288 年，正值齐国第一次伐宋之时。此章复见于《燕策一》及《苏秦列传》，具作苏代谓燕昭王书。然苏秦此时正在奉昭王命助齐攻宋，而苏代始终未参预昭王谋齐计划，当然不明燕王助齐攻宋企图，故此章当为苏秦谓燕昭王书无疑。

“此皆因过为福，转败而为功，”

按：标点失误，“为功”下当为句断。”通，通祸。

“齐不听则燕、赵伐，天下孰敢不听。”

按：标点失误，“孰敢不听”下当改为叹号。

“诸侯赞齐而王弗从，是国伐也。诸侯伐齐而王从之，是名卑也。”

按：《简注》误以为此语浅显，故无注。此句为苏秦劝燕王“以若说说秦王”语。其前二句与后二句为对句，故“伐也”下句号当改为分号。赞，如字，其中有“谒见、拜见”义。《说文》：“赞，贝也，从见从𡗗。”段玉裁注：“𡗗曰：‘𡗗音洗，进也。’”徐锴系传：“进见以贝为礼也。”关键是“诸侯伐齐”之伐字，正对应“赞”字。其与上“伐”字义不相同，当作“夸赞”讲。《燕策》作“戴齐”，《苏秦列传》作“赞齐”，可证。